



济南最好的季节开始了。可以闭上眼睛,感受一下从你的发间,耳际,脸颊轻轻掠过的温柔,然后,抬头看看天空那种养眼的蓝色,纯净的蓝色,久远的蓝色——恨不能把整颗心都融化到里面。最妙的是有一朵朵云出来溜达,不断地变着魔术,天空成了最好的舞台。

这个时候若想抒情,可以朗诵里尔克的《秋日》: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催它们成熟,把//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不想舍近求远的话,去找我看魏新写过的《济南的秋天》,“济南的秋天,总以一种生动鲜活的方式,在某一时刻突然打动我们。比如早晨在某个公交站停下,闻到细雨中泥土的气息;比如黄昏漫步在曲水亭的老街巷,看到泉水边久远的炊烟升起;比如深夜徜徉在护城河畔潮湿的石板上,听到黑虎泉咆哮的水声。”

还可以看看下期李海燕的《尝一尝秋天的味道》(提前预告一下)。“没有诗和远方,于是,只好和你说说不苟且的当下和日常,所有那些无所事事虚其心而实其腹的日子,从厨房到书房,在一手饲养肉身,一手喂养灵魂之外,阖上双眼,闭上心灵,只听见听秋风,尝一尝秋天的味道,给患了思家病的灵魂,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寻个安顿归宿……”

人生如四季,最美好的季节也当属秋季。退去了年少的青涩,化解了中年的欲望迷惑,终于进入了成熟而丰沛的季节,正如上个周六见到的姜淑梅奶奶所说,活到现在,对不起自己的事儿是绝对不干了。

60岁才开始认字的姜奶奶,75岁正式码字,近80岁这年,已出了三本书,并且完成了第四和第五部作品,但她称自己只是“三年

编辑手记

老钱是一个非常讲究合理性的人。关于合理性,老钱认为,应该是个人或团体的行为符合自然、科学和伦理道德。举个例子,如果由上海、广东向山西、内蒙各运送煤炭、或由后两个地方向南方供水等,就是不合理的。如果有一大一小两匹马和一大一小两辆车,大马拉大马、小马拉小车就是合理的,反之就是不合理的。

人要提高行为结果,一定要坚持有用的行为原则,比如人要到某地,在没有障碍的前提下,两点间直线最合理,如果走了S型轨迹就是不合理的。这是人类本能,刚会走路的婴儿天生就会。还有,人若把某物从厨房移动到乙地,比如把饭菜从厨房移到餐桌上,应同时利用两只手,而不是一只手。不仅两手并用,而且每个单手都用到极限。这就叫满负荷。这方面的典范是四川人的茶道——小二哥上茶碗时往往一个胳膊一擦,而不是两手捧着

男小兄弟配,差距在两岁为好。老钱又是从人类平均寿命找论据。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发达国家或落后国家,无一例外是女性寿命长于男性。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资料,2015年全球男女平均寿命为男性68岁,女性73岁;中国男性74岁,女性77岁。老钱认为,夫妻最好的结局是同步死亡,如果按照这个原则,以女性长男性3岁左右最为合适。从中国古文化传承看,很早年代就有“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五赛老母”的说法,不仅符合生命规律,也包含了和谐相处的真谛。

但为什么实际相配的大多男大女小呢?老钱认为应该从原始社会和私有制产生方面寻找原因。在生产方式及其落后的古代,主要靠体力劳动,身体强壮有力气是女性挑选男性的首选。在现代社会,体力劳动也进入父系社会,男权主义起作用有关,到了私有制阶段,婚姻又受金钱和财富支配。

但从自然规律和生理要求方面谈,不管是动物或人类,都有吃鲜嗜嫩的心理,这就是不管男女,在进入中年以后都有追求对方小于自己的要求。老钱认为,男大女小,甚至小很多,是一种不合理的婚姻习惯,如果每个年龄段的都这么结合,将会导致老龄妇女过剩,有些人要面临再婚丈夫再次先死,再次嫁人的状况,又会导致年轻男人找不到配偶的现象,改变这一状况,就是提倡和推行女大男小的婚姻模式。

但老钱心里还是对那个岁数小的充满了喜欢和渴望。看来,找小的也具有合理性。由此感悟,如果对立的两个论点都具有合理性,这就叫悖论。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在许多问题和观点上,都处在悖论当中。

老钱考虑了一个星期,也没下定最后的决心和谁见面。老钱决定把机会留给命运。他用一枚硬币做赌具,像足球比赛猜边一样掷之,结果得到了大面。

他向介绍大女生的朋友表态要求见面,那人说:“你迟迟不给人家信,已经另见别人了。”听到这个结果,老钱甚至有些幸灾乐祸,因为他可以娶小岁数的了,好像是合理化之后的无奈选择,有些心安理得的感觉。

和那个岁数小的见了面,忍不住住了自己的观点,女人说:“你不说我还真没想到。照你这理论,我该找个比你小的——拜拜了您哪。”

微语绸缪

当我们谈论体育运动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白瑞雪

里约奥运会轰轰烈烈而又悄无声息地结束了,作为赛事留下的记忆之一,朋友圈鸡汤的冠名权一夜之间从马云变成了率女排夺冠的郎平。据不完全统计,无辜的郎指导已在爱国敬业、人生解惑、团队管理、家庭婚姻等众多领域被社撰者强行送上了精神导师的神坛,令人心疼。

不过,公众人物被人格体,也说明了其拥有最广泛、最坚实的群众基础。女排决赛直播,闺蜜和我看得哇哇地哭啊。不是简单的爱国主义,不是纯粹的胜负之心,那一刻,一种难以名状的牵动,与在杂陈五味生活中穿行的我们产生了共振。

像我这样鲜有运动的懒人,对体育比赛的认同来自哪里?体育所展示的力量,为人类原始、本真之力,在宗教、艺术、战争等社会因素的驱动下,我们的祖先来自生产劳动的动作逐步提炼为系统化的身体练习。是为了更好地活着,也不仅仅是为了活着,于是人们又发明了各种衡量指标,进而有了竞技体育。这种基于生理

机能的社会活动,展示了人类最低——某些时刻最高、最初——也许会成为最后的价值诉求。

我家的泰迪小狗白海妞每日午后必从她粉红色的狗窝一次次跳向一米开外的沙发,孜孜不倦。我不明白这一跳远项目的意义,但我知道她一定是快乐的。科幻小说《三体》中所写的高等生物大概也是这样俯视我们的吧,他们随手扔一片二维箔,就能将我们所处的低维文明简单粗暴地铲平。那又怎样呢?像其他任何一种奋斗一样,地球人的体育运动因为附着了某种小目标而有了自己的小确幸。而这正是活着的意义。

竞技体育与大众运动之间的鸿沟,远远小于天体物理研究和星空下谈情说爱的距离。这也是我们的观看体育比赛时特别容易移情的重要原因。除了跳马跳水之类非专业训练难以企及的项目,我们皆可像运动员们那样尽情地跑、跳、跃、踢,接近自己的身体极限,

努力挣脱地心引力。在那些不必考虑房子车子票子位子的瞬间,我们是自由的,就像与这个世界没有联系。想想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还有什么事能像体育运动一样可以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作为长跑者的村上春树,对于这种沉默的自由有过精确描述:“希望一人独处的念头,始终不变地存于心中。所以一天跑一个小时,来确保只属于自己的沉默的时间,对我的精神健康来说,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功课。”实际上一个人的运动也并不是完全静默的。村上也说:“我跑步,只是跑着。原则上是在空白中跑。也许是为了获得空白而跑步,即便在这样的空白中,也有片时片刻的思绪潜入。”

看到这里我简直想握住村上村的手道声同志你好。那些空白以及寡人空白的思绪,都是跑步这一最单调运动中的珍贵路标啊。与自我相伴,与自我相对,与自我相挣扎,这一路你似乎重新认识了自己。她是最亲密的伙伴,也是最顽固的敌人。她

是身体上的列兵,也是意志上的指挥官。我们曾着迷于外界的诱惑与刺激,而只有在经历了风雨之后才会懂得,最强大的依靠仍然来自内心。

体育运动本身是如此励志,以至于每回从跑步机上下来,我都特想写篇心灵鸡汤。当然,在那些机械往复的路程上,我半空白的大脑也曾涌入许多不靠谱的杂念。比方说,最近我思考得比较多的问题是:游泳有蝶泳蛙泳自由泳,跑步为什么不能左腿跑,右腿跑,横着跑,倒着跑?

中学班里有位长跑健将。大伙儿出操了,入宿舍行窃的小偷碰上晨练归来的他,一番竟弄,贼就擒之际长叹:“我已经跑得够快了啊!”几年前我在北京的冬夜路遇抢劫时,想起了这件往事。

而那个夜里,我跟跑几步后,只能目睹劫者像头非洲羚羊一样敏捷窜至天桥那头。你看,这就是运动技能的价值:即使它无法给你带来一枚金牌,也能让你在凛冽世界对抗时不主动放弃有尊严的追逐。

同心传译

莛萝花

李星涛

得知“莛萝”这一名称始于郁达夫小说集《莛萝集》中的小说《莛萝行》。其实,郁达夫在这篇小说中只字都未提到莛萝,这让我非常纳闷。后来读到《诗经》中“莛与女萝,始于松柏”的诗句时才明白:作家之所以以莛萝为自己的小说命名,原来是想借莛萝的缠绵依附之态来感叹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颠沛流离,无所依靠的生活惨状。有了这层的了解,从此我便对莛萝滋生出了楚楚的怜爱之情。

今年春天,我家的花坛边长出了一棵莛萝花。刚出土的时候,对生出两片灰绿色的叶片。叶片小而极细,恰如少女描画的两弯细眉。两天过后,自两弯眉的连接处牵伸出一根指长的细藤,宛如一注细细的山泉,嫩嫩的,绿绿的,似乎一碰便会折断。藤身上每隔寸许便萌生出梳子状的叶儿,早发的业已舒展开来,每一片都有二十四枚针形的小叶,对称地排列,叶根部还有一枚枚杖状如荷苞的花蕾。我用一根细线拴在莛萝附近树枝上,另一头向上牵系到我的二楼书窗上,以便莛萝攀援。一周后,莛萝顺着线绕着弧圈而上。晨光之中,它绵绵不断地缠绕出一轮轮绿环,隐隐约约的,像是一个个迷迭迷离的梦。风中,莛萝的藤身晃来晃去,似乎马上就要被摇落下来,但最终莛萝还是紧紧缠住了线。下雨了,水滴顺着线儿冲刷下去,莛萝毕竟纤细,到底还是向下瘫缩成了一团密密的绿。我刚想帮它牵扯藤蔓,谁知,第二天清晨,它已向上有力地伸出了半尺长的藤蔓,重新向上攀援了。

莛萝开花了。伊始,花儿开得零星,只有七八朵。颜色红红的,状如五角星,亮丽得夺目,连它周围的空气也似乎被渲染出淡淡的红晕来。每日清晨,沾满露珠的莛萝叶儿间,花儿依托在火炬形的花萼上,恰似闪着红星的火焰。原来,这貌似纤弱的精灵儿,并不以自己的瘦弱而自卑,而是以自己的激情来生长,开出属于自己的那份美丽。它虽然细小,却有着一般阳性充盈在绿汁里,流淌在花瓣里。对着攀上我书窗的莛萝藤儿,我不由又生出一股由衷的敬意,觉得有一颗极细而又绝不示弱的灵魂在热烈地召唤我。

立秋过后,莛萝的叶绿得深了,宛如松的苍翠。花儿多了,如同满天的繁星,浮在绿叶里欢笑,早晨的白霜仿佛是它们涂在脸上的淡淡粉脂。我不知莛萝花披着青花竟然如此娇美,更不知原先那纤弱的让人心疼的藤蔓会蕴藏着如此澎湃的绿潮?莛萝花可谓锦里藏针,柔中含刚。我一边想着,一边采集着莛萝花的种子,心里有一线山泉在脉脉地流着。它绕过岩石,越过树根,继而生出无数细小的支流,齐声为我唱出一曲美妙的歌儿……

魏新

自助餐,索菲特、良友富临、上善坊等等等等,还有传说中的金钱豹,从让人眼花缭乱的菜品之间穿过,我总觉得哪里并无食欲,但不知道食欲到底去了哪里。

我曾在一个超五星的酒店里连住数日,每顿自助餐,我都只去取一碗兰州牛肉面,加上份青菜,足矣。

我厌恶了选择,我学会了克制,或许是因为不再年轻。

真要再回到曾经,胃酶和荷尔蒙都过剩的青春,我是否还会和那时的我一模一样?

难说。自助餐不会太难吃,也不会太难忘。难忘的是,在许许多多的城市,在许许多多的夜晚,和不同的朋友,在不同的地摊,坐下来,喝杯闲酒,聊些毫无意义的事。不同风向的风来带着不同的气息吹来,让我在不同的时刻常常怀念。

人生短暂,或许就一顿自助餐的功夫,胃里和心里能盛下的有限,硬要吃的話,即便不肝肠寸断,至少,也让人辗转难寐吧。

那些叮叮当当的食物啊,其实也无处安放。

流年碎笔

跟所有瓜类唱反调的瓜是苦瓜。在一条以甜划分的河流上,甜瓜在此岸,苦瓜在彼岸。

甜瓜是热闹集市、是锣鼓队、是合唱团。它们的高音是甜,它们的铜钹和鲜艳衣服是各式各样的甜。甜像神秘的地河被甜瓜吸到它们桔色白色红色的瓤里。如果说大地上有珠宝,甜瓜难道不算其中一种吗?假如世界上甜瓜变得稀少,每个县区只生产一枚。那么,有钱人会拿着无味的黄金翡翠排队去换这个甜瓜,他们舍不得吃,捧在手里照相。算命的人会说得到甜瓜的人本有三世祖荫,自己精进修行也得到这样的福分。他的面相和掌纹都预示他是一个配吃甜瓜的人。甜瓜嘻嘻哈哈,它糊里糊涂弄了一肚子甜水,科学把它的甜称之为糖分。玉米面、白面和大米里都有糖分,但它们不甜。不甜就算不上公众人物,就像在国外读完博士不回国就显不出尊贵。针对舌头的甜才算甜,不甜就是明珠暗投,就没有身份。西瓜、香瓜、白兰瓜、伽师瓜、哈密瓜、蛇皮瓜,它们甜成一片,秘密酝酿一个天堂,让舌头不知所措。甜瓜让苹果、鸭梨为自己甜度不够而感惭愧,瓜们滚瓜溜圆,在瓜果摊子上睥睨众生。瓜看熙熙攘攘的人流,想它们无非是想吃瓜而吃得上与吃不上的人,世上无非这两种人。瓜分不出人之男女贫富,它只知道有人吃过瓜,有人没吃过瓜,如此而已。

苦瓜是另一回事,它走得太远。甜瓜比南瓜、丝瓜、黄瓜、角瓜走得更远。它天生具备黄连、黄柏这些苦药辈家族的秉赋,在大地里找到苦,揣在了身上,仿佛走夜路的人在身上揣了一把刀子。苦瓜认为苦才是世间正味。万物舌头上的底色是苦,能喘气的、能生长的生灵,陪伴它们一生的苦而非其他味道。所谓甜是幻相,是舌头编造的谎言。甜跟舌头的关系比跟糖的关系更密切。人把轻浮的甜瓜抱在怀里,怀觉得甜。手拿甜瓜,手也没甜。秤与甜瓜打了一辈子交道,却不知甜瓜哪里甜。万物相互依存,所谓快乐只是因缘偶合的结果。舌头宣布的甜只是舌头的结论。除舌头外,谁也听不懂它的味觉语言。

犹太人对刚刚懂事的孩子布道,

辣笔小新

想当年,世界很大我很小,兜里钱少胃里盛得多,听说县城出现了一种叫自助餐的吃法,惊奇得合不上嘴。

吃的时候确实更合不上了。什么三文鱼、大闸蟹、羊肉串、小龙虾、寿司、冷面、烤鸭……都没有,哪照样合不上了。

那家吃自助餐的酒店就在县城汽车站旁边,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汽车站没有扩建,路很窄,鲜有绿化,风一刮,漫天尘灰。酒店的招牌也被尘灰模糊了,这让每一名食客都看上去风尘仆仆。

进去后,一楼辟出了两间屋大的自助餐区域,餐品除了少量凉菜,就是羊肉卷和几种时蔬,四五十个人围着一个落满灰尘的大铜锅,每人十八块钱,就可以畅所欲言。

那次虽未满足我对自助餐的想象,但也让我深感到这种吃法的刺激,想吃什么拿什么,能吃多少吃多少,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吃,是的,我迅速把自己吃成一个白痴。

自己的胃口是一个无底洞,被难以满足的欲望所充斥。不管羊年老不老,时蔬蔫不蔫,能塞到嘴里就一定不会留在盘子里。那是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如同末日来

苦瓜

鲍尔吉·原野



先说人生的本质是苦,他们说教育的真谛是接受苦,而不是改变苦。接受了这种观念至少可以远离抑郁症,把人生遇到的所有磨难看成无法避免并理所当然。犹太人的想法也是苦瓜的想法。苦瓜生活在苦里,所以感受不到苦,它从未受到甜的绮靡诱惑而感到焦虑。苦瓜以为苦乃中正之味,清热解暑。甜是浑水、苦才是清水。我小时候听广播老听到一个日本人名为清水正夫,率领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来北京表演芭蕾舞剧《白毛女》。清水清澈,人在苦里也清澈,思考能力被苦激活。所谓思考在神经学表述里被称为判断力,即自己给自己过秤的能力,也是空间定位能力。获知自己在哪里,看到了前后左右,同时知道了自己的份量,物理学叫质量。由此得知自己的起点在哪里,终点在哪里以及自己的运行速度是多少。马三立将此称为“份量”——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人类在已知的几千种疾病中发现与糖代谢异常相关的病叫糖尿病,但没发现苦尿病。甜可置人于死地,但苦不会。作为味觉的苦,只害了舌头但不会使舌头烂掉,苦味无害于其他器官。人惯着自己,习惯自己的舌头,曰吃喝。再惯着自己

腿脚,曰行,又惯着自己见不得人的器具,曰色,还惯着自己的脾气,曰嗔。集合起来说叫吃喝嫖赌或酒色财气。人类已经摆脱朝有饭、夕没着落的困窘,有用钱时脂肪积累资源的能力,之后追享膏粱厚味,曰享受,实为轮回。

苦瓜没想过人也会吃它。它以为苦可免刀俎,但仍有人自讨苦吃。苦瓜的一生跟人吃不吃没关系,就像人的一生怎么活跟骨灰盒形状没关系。苦瓜比其它瓜更像玉,故宫里的白玉苦瓜坚而美,比想象中的白玉黄瓜、白玉西瓜、白玉冬瓜更接近艺术。苦瓜之绿是柳梢初青的绿,它绿不到西瓜那种深潭之色。苦瓜的初绿如同说苦也是一种清新,这是春味。春天里,没有哪一样植物突兀地冒出来甜。甜总是夏季与秋季以后的事情,是中年而非青春的味道。事实上,你嚼一下春天的杨树叶子、柳树枝条,包括嚼一嚼杏花和桃花,都有苦味,只是苦得比较淡。大多数植物对人的味觉而言都有些苦,人类栽培育种植物时除去了这些苦,苦是自然界原初的味道。苦瓜不删除自己基因里的苦味,此乃清高。它比大多数瓜果蔬菜都宁静,不去谄媚人类,只过自己的生话。

那些无处安放的食物

魏新

临前的饕餐。仿佛自己一顿饭就吃了一个酒店;吃了一个汽车站;吃了一个县城,肚子里全是尘灰。

这种贪婪随自助餐陪伴了我好多年。来济南时,刚工作,去鲁能烧鸡仔,三十八块一位,大盘大盘的羊肉片,大盘大盘的扇贝,大盘大盘的牡蛎,大口大口地塞进了肚子里。似乎只有吃下去,才能证明自己没有虚来一遭。每次吃完,都有站不起来的感受,吃得竭尽全力,吃得口吐白沫,吃得九死一生。

唯一一次,我没有吃那么多。那次我要离开这座城市,朋友们为我送行,赶上店里有个喝啤酒的小活动,我年轻气盛,一气吹了两瓶,什么也不吃下去了。眼睁睁看着他们热火朝天的样子,满腹冰凉,无限伤感。

后来几经辗转,又回泉城,经十扩,高架起,自助餐亦升级换代,品种丰富,吃法多样,其中以巴西烤肉为代表,一时风靡。

不记得自己去吃过多少次巴西烤肉,也不记得每次最终吃了多少,当时青春好年华,自助餐上论英雄,但如今想起来,其味道几乎没有留下一点印象。烤羊舌?

烤鹿肉?烤翅中?有斜马路的小白腰好吃吗?有纬九路的小串儿正吗?有马家的心管脆生吗?有机床二厂的烤鱿鱼鲜香吗?

当然没有。

为什么每次会在那里吃得满头大汗,满嘴流油?

限量供应的三文鱼真的好吃吗?为什么味同嚼蜡还要抢上一盘?平常坚决不吃芥末的我,为什么要学着别人蘸得装模作样?

为什么西方仅是冷餐会的一种简易用餐形式,会在这片土地上无限升级?难道真如周作人所说:中国人是饿死鬼托生?

我想,中国人确实饿得太久。中国历史从某种角度来看,就是一部饥饿史。在突然到来的、可以肆意选择的丰富选项面前,想要学会克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个人的成长史也何尝不是如此。当终于有了无数选择的时候,那种慌乱、彷徨、疯狂、迷乱是那么可笑,那么幼稚和荒诞。

再后来,这座城市的自助餐又有了新的升级,许多星级酒店纷纷推出了诱人的